

菜園裏的教育

說起教育,我們大概就會想到正襟危坐、面向黑板、聆聽老師講課的課堂教育。可是,有一群孩子在菜園里,接受了更為有趣的教育。他們在老師的指導下,自己種植蘿蔔、水芹、紅洋葱、馬鈴薯、生菜、球莖甘藍、羅勒、西紅柿、四季豆、甜椒、胡蘿蔔、茄子、南瓜、節瓜和各種鮮花。他們還用自己的雙手直接松土、捏碎肥料,每個手指縫里都弄得臟臟的。在為植物澆水、施肥的時候,他們還看到了瓢蟲、蜜蜂、摸了螻蛄、蝸牛和蚯蚓……這就是荷蘭紀錄片《菜園學堂》介紹的一種教育模式。

就在100年之前,荷蘭還是一個貧富差距很大的國家。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某些城區里居住着赤貧的工人。他們的孩子就在附近的公立學校上學。有些學校為瞭解決食物短缺問題,索性就利用校園里的空地種菜。當時,阿姆斯特丹一共有13所學校擁有自己的菜園。如今已經沒有學校需要靠種菜來豐富餐桌了,可還是有幾個菜園被保留下來。每年春、夏、秋三

季,孩子們就去菜園上種植課和園藝課。初來乍到的小孩子嘖嘖喳喳,有的緊張,有的懵懂。老師問,食物是從哪里來的?很多孩子會說,是爸爸媽媽帶回家的,或者是從超市里買來的。不過,很快他們就明白了,很多食物是從土地里種出來的。有些植物,需要從春天開始翻土、分壟、落種,到秋天才能收穫。而有些蔬菜在夏季一季就能收割好幾次。孩子們用自己種出來的菜,加上一些簡單的作料和橄欖油,就可以拌出一盆新鮮、美味、環保的沙拉。他們還把菜園里的菜帶回家,和爸爸媽媽、爺爺奶奶一起分享。在紀錄片中,孩子們還進行了胡蘿蔔稱重比賽,最重的一根達到了800克。老師在菜園里安裝了運動感應式攝像頭,居然拍攝到了各種小動物的來訪——喜鵲、烏

鴉、刺猬,還有狐狸。狐狸把這片菜園當作自己的“銷藏點”——它將偷來的鳥蛋都埋在土里,可是時間長了連它自己都忘記具體地點了。在水邊的菜園里還可以見到一些水生生物,例如水虱、小龍蝦,甚至是水蛇。水蛇喜歡在肥堆里產卵,因為那里的溫度稍高一點。當所有的蔬菜都被採摘後,土地會迎來小半年的休養期,等待來年開春再次開始種植。其實菜園課堂的意義並不在于憶苦思甜,而在



于耕耘與體驗。或許只有通過種植,人們才能體會到終極的獲得感。人在耕種的時候,培育了自己。天道與人道都在菜園里。

作者:郁結雋



己擅長的事,還是做自己喜歡的事? 那你還是做自己擅長的事吧。因為慢慢地,來自別人的、社會的正向鼓勵,會讓你認為自己擅長的事也是自己喜歡的事。如果非要挑,是和自己喜歡的人在一起,還是和喜歡自己的人在一起? 他說他挑的是和喜歡自己的人在一起。如果不得不做這個選擇的話,標準答案可能

不止一個,這只是一位有智慧的麥肯錫老合夥人給我的建議。還有一次,我和一位老領導去中國台灣進行有關經濟方面的訪問,我擔任他的秘書。我們在酒店門口抽煙,當時門口只有我們兩個人。那時,在他的職業生涯中,他已經做了很多大事,我問:“您下一步還有什么想做的事,這輩子還有什么更想做的事?”他抽完一整支煙,一直在想。他說:“我非常想再過十年就退休,咱們在一棟房子里,房子有可能是你的,也有可能是我的,最好有個露台,不然有個院子也行,不用特別大。我們四五個人一塊兒吃點兒小菜,喝點兒酒。喝酒的時候,想想當年的壯勇,說說當年我們干過什么特別暢快的事,有哪些特別難的時候,哪些我們忍過了,哪些我們拼過瞭,然後我們變得很開心。”

曾國藩有一句特別簡單的大實話:“危險之際,愛而從之者,或有一二;畏而從之,則無其事也。” 從外號叫“曾剃頭”的曾國藩嘴里聽到愛,真是很神奇。他非常坦誠地說,在真正危難的時候能跟你走的,一定是愛你的人,那些怕你的人,絕無一絲可能跟着你走。 以我的定義,貴人不是有錢人、有權人,不是在你遇到事情時幫你平事的人,而是在暗夜海洋里為你點亮燈塔的人,是在你摔斷腿之後能為你當拐杖的人,是在你非常不開心的時候

像酒一樣的人,是你渴了很久之後像水一樣的人。 結交貴人太重要了。珍惜這么三五個人,一輩子。 人生一世,起點都是“哇”的一聲墜地,終點都是“唉”的一聲離世,生不帶來,死不帶去,中間的構成就是時間,只有時間。 性情中人明白,人生沒有終極意義,如果有意義,就是那些過程中的好時光。

文章來源:微信公眾號“馮唐”

珍惜三五人

我講個親身經歷的事。 當年在麥肯錫,我升到了合夥人的位置。這是蠻有人情味的一刻,很多人來向我祝賀。我當時收到了五六件小禮物,比如一瓶酒、一個本子、一本書等,還有近十封信,其中一封令我印象深刻。 一位老的資深合夥人用英文寫了一封信,解答了我一個很大的困惑,就是人類幸福的根源是什么,特別是在職場中。他引用了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的話,那個人研究人類的組織行為學,認為人類的幸福來自兩個方面:第一是人,就是和自己喜歡,同時也喜歡自己的人在一起工作;第二是事,做自己擅長又喜歡的事。 這位老合夥人在信里跟我闡述:你擅長的事有可能不是你喜歡的事,你喜歡的事有可能是你不擅長的事。如果不得不挑,你是做自



我問我爸,我是否有過讓他哭的時候,因為,我不記得他在我面前流過眼淚。 爸爸說:“有過一次。”爸爸告訴我,在我3歲的時候,他將一支筆、一美元和一個玩具放在我面前,他想看我會去抓哪一樣。爸爸說,這是中國人的一種測試,所抓到的東西就是孩子長大後最看重或珍視的。 筆代表知識、學問、智慧,錢代表財富、健康,玩具則代表玩樂、享受。爸爸說他這樣做完全是出于好奇,不過,他還是對我會抓哪樣東西充滿了期待。 爸爸說,3歲的我坐在那兒,盯着眼前的東西看了許久,他坐在我對面,耐心地等待着我的選擇。 爸爸說,我開始往前爬了,他屏住呼吸,我卻悶顧那3樣東西,逕直向他爬去,然後撲到他懷里。爸爸說,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也是其中的一項選擇! 那是第一次,而且是唯一的一次,我把他弄哭了。

作者:[美]A.英仁德 夏建清編譯

我把爸爸弄哭了

這么多年來,我一直在夢里找媽媽,總也找不到,然後哭醒。直到幾年前,在我的夢里,她不再出現了。 也許,是我終於釋然了吧。 她走的那一年,我還在讀碩士研究生。我沒告訴捨友,她們只知道我媽媽病了。我裝得若無其事,白天跟她們一起吃飯、說笑,夜里獨自輾轉反側。 怎么就這么倔強?想來,一是不願暴露自己是孤兒(父親已先于母親5年去世),不想看見別人同情的目光;二是自己也拒絕接受現實,有逃避心態。母親的葬禮結束後,一個堂姐看着我哭了:“你以後可怎么辦啊?”我甚至還笑了一下說:“沒事。”

接下來,我碩士畢業,然後去南京大學讀博。沒人知道我父母雙亡,跟大家一樣,我讀書、逛街、談戀愛,為論文苦惱,唯有在夢里會找媽媽,找不着,嗚咽着醒來。 我也會問自己:這么多年過去了,為何還不能放下?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結,母親是我生命里最原初的痛與愛。 每一代人的父輩,都有時代的烙印和個體的缺憾——大環境簡單粗糙,自己還沒長大,就倉促問為人父母。結果,夫妻關係、親子關係和社會關係,攪在一起,成了一團亂麻。 我是“70後”,母親是“40後”。父親是小學校長,謹慎內斂,又敏感細膩。母親是小學老師,天真得一塌糊塗。她好像永遠都搞不懂自己的社會角色,不會跟別人打交道。父親經常因為母親說錯話、做錯事而大發雷霆,與此同時,母親就爆發頭痛,然後蒙頭大睡。多年後,我終於恍然大悟,其實這是焦慮導致的神經性頭痛,她知道錯了,但不懂自己錯在哪里,又知道自己改不了,頭痛是一種應激反應,也是她的自我懲罰。 所以,在我的心中,母親不只是母親,還是一個孩子。我跟她一起焦慮,一起難過,一起頭痛,也一直不放心她——父親生氣,我總替母親打圓場,她去外婆家,我會一直等,直到她騎着自行車,歪歪扭扭地出現在村口的小路上,才歡天喜地地一起回家吃晚飯。

這是一個沒長大的小孩,對一個永遠長不大的人,混沌而強烈的同理心和責任感。 原生家庭的影響是深遠的。母親的天真和幼稚,讓我一直對社會和他人,既恐懼又好奇,既敏感又疏離。 中國人一向認為,個體一定要被群體接受,

我在母親身上看見了自己

社會是個體的歸宿,成熟的標誌便是個人價值被社會承認。融入社會,就像一滴水匯入大海,一粒沙墮入沙漠,然後才有安全感。一個人被社會拋棄,是可耻的。 在西方語境里,儘管也有社群主義,強調社會性,但總體上,個人與社會保持着某種緊張和對立。所以,對西方式的“自我”而言,社會是敵人,是異化的力量。因此,尼採才會對群氓充滿警惕,薩特才會說“他人即地獄”。 西方人有西方人的痛苦,單純激烈;中國人有中國人的痛苦,複雜曖昧。並非所有人都像薛寶釵那樣,天生適合集體生活,並認為社會化是理所當然的。 對有些中國人來說,融入社會,其實是被殘酷絞殺的過程,凶險、慘烈,受到的創傷,甚至伴隨一生。母親的症狀是非定期發作的劇烈頭痛,我的症狀則是在自我貶斥、自我懷疑和自我肯定之間,來回搖擺。 不過,值得慶幸的是,正是在這種巨大的折磨中,自我才逐漸形成、顯現。我們才能真正思考,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生,成功的定義是



什么。 世事如此,自我也如此。自我是流動的,成長是一個不斷破碎、不斷重建的過程。 我想起林黛玉。她小時候也孤傲、任性,談戀愛的時候也要各種小性子。因為對這個世界有愛,有期待,所以格外敏感多疑。但我們也看見,她在一點點長大,開始理解賈寶玉,甚至接納了寶釵,越來越心平氣和。《紅樓夢》第七十六回里,她跟史湘雲在凹晶館聯詩,天上一輪皓月,湘雲說要是坐船吃酒該多好,“你我竟有許多不遂心的事”。倒是黛玉笑道:“古人常說的好,‘事若求全何所樂。’”黛玉還說:“不但你我不能稱心,就連老太太、太太,以至寶玉、探丫頭等人,無論事大事小,有理無理,其不能各遂其心者,同一理也,何況你我旅居客寄之人哉!” 這樣的黛玉,這樣通情達理、心平氣和,我為她開心的時候,居然有點兒悵然若失——她的沉醉忘情、跌宕多思,就這樣一去不復返了。而這些,往往是詩意和自由的來源。 所以,過去、現在和未來,到底是得還是失?都很難說清楚。 母親的天真,未嘗就一定要拒絕、要排斥。她的數學特別好,在學校里,她講的課永遠最好。如果天地足夠廣闊,天真就是生命的源泉,內在的活力。 有一天,我突然就明白了這個道理。 作家安·蘭德在《源泉》里說:“創造者所關

心的是征服自然,而寄生蟲所關心的是征服他人。” 創造者為他的工作而生存,他並不需要其他人,他的首要目的存在于自身;而寄生蟲通過侵佔的方式生存,他需要其他人,其他人成了他首要的動機。 所以,她說:“對一個創造者來說,所有與他人的關係都是次要的。” 所以,她說:“成功就是捍衛自己的完整性,跟功成名就没什么關係。” 年輕的時候,我懼怕自己活成母親的樣子。 現在我知道,母親是我的基因,我的血液。我不能拒絕她,否定她,要愛她和接納她。她是我的過去,也是我的起點。 母親在我的夢里不停地出現,我尋她不得,焦慮哭泣,其實是因為我內心缺乏安全感。等我理解了她,接受了她,就是理解了過去,接納了自己,從此,她便從我的夢里消失了。但我知道,她已經以另一種方式,跟我和平共處了。 父母和兒女,就這樣互相折磨,也互相成全。 儘管我的父母都不完美,但我知道他們愛我。我愛吃水果,父親會騎着自行車去果園,買一大麻袋蘋果、梨子,打開袋子的時候,香味四溢,那一天就是我的節日。 母親特別會做紅燒茄子,可是父親每次買回來的茄子都老掉牙了。母親切開茄子,看見滿滿的籽:“唉,又這么老!不是教你怎么辨認老茄子和嫩茄子了嗎?你咋就學不會呢!” 哎,媽,我到現在也不會辨認呢。這一點,我真像父親。 父親責備了母親一輩子,最後他遭遇車禍癱瘓了,是母親給他做飯,帶他看病,背他上廁所,背他曬太陽。一次,我看見父親拉着母親的手,掉起眼淚,母親也哭了。 我早就知道,他們是互相愛着對方的。 這是我父母留給我的最寶貴的東西——不管世人如何,我一直相信愛。即使傷痕纍纍,也無怨無悔。

作者:劉曉蕾